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水浒传

随文注音注释 无障碍阅读

(明)施耐庵 著

(下册)



郑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水浒传

随文注音注释 无障碍阅读

(明)施耐庵 著
徐 凡 注释
(下册)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 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浒传 / (明) 施耐庵著. — 郑州 :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5.3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ISBN 978-7-5645-2158-5

I. ①水… II. ①施…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7289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40号

出版人: 王 锋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889mm×1194mm 1/16

总印张: 47

总字数: 990千字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邮政编码: 450052

发行部电话: 0371-66966070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45-2158-5

总定价: 62.00元 (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首	五
第 一 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一
第 二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六
第 三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一八
第 四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二四
第 五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三三
第 六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四〇
第 七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四五
第 八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五一
第 九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五六
第 十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六二
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六八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七四
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七七
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八二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八七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九三
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一〇〇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一〇八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一一四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一二〇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一二七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一三五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一四〇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一四七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一六一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丧 供人头武二郎设祭	一六六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一七三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一七八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一八二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一八六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一九二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一九九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二〇八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二一四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二二〇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二二七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大闹浔阳江	二三三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二四〇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二四七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二五六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二六二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二六九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二七五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二八三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二九〇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二九九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三〇五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三一—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三一六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三二四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三二九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三三六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三四—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三四九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三五五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三六〇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三六六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三七二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三七八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三八六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三九二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四〇〇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四〇九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四一四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四二〇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四二五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四三〇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四三六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四四一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四四六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四五一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四六〇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四六六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四七二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四七八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四八二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四九〇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四九五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五〇〇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五〇四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五一三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五一九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五二六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五三二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五三七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五四四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五四九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五五四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五六〇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五六五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五七〇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五七五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五七九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五八四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五八九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入云龙兵围百谷岭	五九三
第九十七回	陈醇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五九六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邬梨	六〇〇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六〇七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徽宋江同奏捷	六一一
第一百一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蹈春阳妖艳生奸	六一五
第一百二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六一九
第一百三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六二三
第一百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六二七
第一百五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六三一
第一百六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汨没破坚城	六三五
第一百七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打破六花阵	六三九
第一百八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六四三
第一百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六四九
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六五五
第一百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六六二
第一百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六六八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六七三
第一百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六七九
第一百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六八七
第一百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六九三
第一百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六九八
第一百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七〇四
第一百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七一—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七二—

附录 《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上山路径图谱

《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最终归宿图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话说公孙胜对宋江、吴用献出那个阵图：“便是汉末三分，诸葛孔明摆石为阵的法：四面八方，分八八六十四队，中间大将居之；其象四头八尾，左旋右转，按天地风云之机，龙虎鸟蛇之状。待他下山冲入阵来，两军齐开，如若伺候他入阵，只看七星号带起处，把阵变为长蛇之势。贫道作起道法，教这三人在阵中前后无路，左右无门。却于坎地上掘一陷坎，直逼此三人到那里。两边埋伏下挠钩手，准备捉将。”宋江听了大喜，便传将令，叫大小将校依令而行。再用八员猛将守阵，那八员：呼延灼、朱全、花荣、徐宁、穆弘、孙立、史进、黄信。却叫柴进、吕方、郭盛权摄中军；宋江、吴用、公孙胜带领陈达磨旗（摇晃旗帜）；叫朱武指引五个军士，在近山高坡上看对阵报事。

是日已牌时分，众军近山摆开阵势，摇旗擂鼓搦（nuò）战。只见芒砀山上有三二十面锣声震地价响，三个头领一齐来到山下，便将三千余人摆开；左右两边，项充、李衮；中间马上，拥出那个为头的好汉，姓樊，名瑞，祖贯濮（pú）州人氏，幼年作全真（道士）先生，江湖上学得一身好武艺。马上惯使一个流星锤，神出鬼没，斩将搴（qiān，拔）旗，人不敢近，绰号混世魔王。怎见得樊瑞英雄，有西江月为证：

头散青丝细发，身穿绒绣皂袍，连环铁甲晃寒霄，惯使铜锤神妙。好似北方真武（北方神名），世间伏（降伏）怪除妖，云游江海把名标，“混世魔王”绰号。

那个混世魔王樊瑞骑一匹黑马，立于阵前。上首是项充，下首是李衮。那樊瑞虽会使神术妖法，却不识阵势。看了宋江军马，四面八方，摆成阵势，心中暗喜道：“你若摆阵，中我计了！”吩咐项充、李衮道：“若见风起，你两个便引五百滚刀手杀入阵去。”项充、李衮得令，各执定蛮牌（盾牌），挺着标枪飞剑，只等樊瑞作用（作法）。只看樊瑞立于马上，左手挽定流星铜锤，右手仗着混世魔王宝剑，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狂风四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项充、李衮呐声喊，带了五百滚刀手，杀将过去。宋江军马见杀将过去，便分开做两下。项充、李衮，一搅入阵，两下里强弓硬弩，射住来人，只带得四五十人入去，其余的都回本阵去了。宋江在高坡上望见项充、李衮已入阵里了，便叫陈达把七星号旗只一招，那座阵势，纷纷滚滚，变作长蛇之阵。项充、李衮正在阵里东赶西走，左盘右转，寻路不见。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里指引：他两个投东，朱武便望东指；若是投西，便望西指。原来公孙胜在高埠处看了，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剑来，口中念动咒语，喝声道：“疾！”将那风尽随着项充、李衮脚跟边乱卷。两个在阵中，只见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四边并不见一个军马，一望都是黑气。后面跟的都不见了。项充、李衮心慌起来，只要夺路回阵，百般地没寻归路处。正走之间，忽然大雷大振一声，两个在阵叫苦不迭，一齐搦（tà，跌）了双脚，翻筋斗掳下陷马坑里去。两边都是挠钩手，早把两个搭将起来，便把麻绳绑缚了，解上山坡请功。宋江把鞭梢一指，三军一齐掩杀过去，樊瑞引人马奔走上山，走不迭的，折其大半。

宋江收军，众头领都在帐前坐下，军健早解项充、李衮到于麾（huī）下。宋江见了，忙叫解了绳索，亲自把盏，说道：“二位壮士，其实休怪；临敌之际，不如此不得。小可宋江，久闻三位壮士大名，

欲来礼请上山，同聚大义；盖因不得其便，因此错过。倘若不弃，同归山寨，不胜万幸。”两个听了，拜伏在地道：“已闻及时雨大名，只是小弟等无缘，不曾拜识。原来兄长果有大义！我等两个不识好人，要与天地相拗（xiǎng niù，别扭）；今日既被擒获，万死尚轻，反以礼待；若蒙不杀，誓当效死，报答大恩！樊瑞那人，无我两个，如何行得？义士头领若肯放我们一个回去，就说樊瑞来投拜，不知头领尊意如何？”宋江便道：“壮士，不必留一人在此为当，便请二位同回贵寨。宋江来日专候佳音。”两个拜谢道：“真乃大丈夫！若是樊瑞不从投降，我等擒来，奉献头领麾下。”宋江听说大喜，请入中军，待了酒食，换了两套新衣，取两匹好马，呼小喽罗拿了枪牌，送二人下山回寨。两个于路，在马上感恩不尽；来到芒碭山下，小喽罗



见了大惊，接上山寨。樊瑞问两个来意如何。项充、李衮道：“我等逆天之人，合该万死！”樊瑞道：“兄弟，如何说这话？”两个便把宋江如此义气，说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贤，义气最重，我等不可逆天，来早都下山投拜。”两个道：“我们也为如此而来。”当夜把寨内收拾已了，次日天晓，三个一齐下山，直到宋江寨前，拜伏在地。宋江扶起三人，请入帐中坐定。三个见了宋江，没半点相疑之意，彼此倾心吐胆，诉说平生之事。三人拜请众头领，都到芒碭山寨中，杀牛宰马，管待宋公明等众多头领，一面赏劳三军。饮宴已罢，樊瑞就拜公孙胜为师。宋江立主教公孙胜传授五雷天心正法与樊瑞，樊瑞大喜。数日之间，牵牛拽马，卷了山寨钱粮，驮了行李，收聚人马，烧毁了寨栅，跟宋江等班师回梁山泊，于路无话。

宋江同众好汉军马，已到梁山泊边，却欲过渡，只见芦苇岸边大路上，一个大汉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下马扶住，问道：“足下姓甚名谁？何处人氏？”那汉答道：“小人姓段，双名景住；人见小弟赤发黄须，都呼小人为‘金毛犬’；祖贯是涿（zhuō）州人氏，平生只靠去北边地面（金国地界）盗马。今春去到枪竿岭北边，盗得一匹好马，雪练（洁白绢帛）也似价白，浑身并无一根杂毛；头至尾，长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马又高又大，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唤做‘照夜玉狮子马’，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放在枪竿岭下，被小人盗得来。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不期来到凌州西南上曾头市过，被那曾家五虎夺了去。小人

称说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厮多有污秽的言语，小人不敢尽说。逃走得脱，特来告知。”宋江看这人时，虽是骨瘦形粗，却甚生得奇怪。怎见得？有诗为证：

焦黄头发髭须卷，捷足不辞千里远。

但能盗马不看家，如何唤做“金毛犬”？

宋江见了段景住一表非俗（不凡），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里商议。”带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滩上岸。晁天王并众头领接到聚义厅上，宋江教樊瑞、项充、李衮和众头领相见，段景住一同都参拜了；打起聒厅鼓来，且做庆贺筵席。宋江见山寨连添了许多人马，四方豪杰，望风而来；因此叫李云、陶宗旺监工，添造房屋，并四边寨栅。段景住又说起那匹马的好处，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头市探听那匹马的下落。

戴宗去了四五日，回来对众头领说道：“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生下五个孩儿，号为‘曾家五虎’：大的儿子，唤做曾涂，第二个唤做曾密，第三个唤做曾索，第四个唤做曾魁，第五个唤做曾升。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一个副教师苏定。去那曾头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马，扎下寨栅，造下五十余辆陷车，发愿说，他与我们势不两立，定要捉尽俺山寨中头领，做个对头。那匹千里玉狮子马，现今与教师史文恭骑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处，杜撰几句言语，教市上小儿们都唱道：‘摇动铁环枪，神鬼尽皆惊。铁车并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晁盖听罢，心中大怒道：“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的此辈，誓不回山！”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弟愿往。”晁盖道：“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宋江苦谏不听，晁盖忿怒，便点起五千人马，请启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

晁盖点那二十个头领：林冲、呼延灼、徐宁、穆弘、刘唐、张横、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杨雄、石秀、孙立、黄信、杜迁、宋万、燕顺、邓飞、欧鹏、杨林、白胜，共是二十个头领，部领三军人马下山，征进（征伐）曾头市。宋江与吴用、公孙胜众头领，就山下金沙滩饯行。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众人见了，尽皆失色。吴学究谏道：“此乃不祥之兆，兄长改日出军。”宋江劝道：“哥哥方才出军，风吹折认旗，于军不利；不若停待几时，却去和那厮理会。”晁盖道：“天地风云，何足为怪？趁此春暖之时，不去拿他，直待养成那厮气势，却去进兵，那时迟了。你且休阻我，遮莫（不管）怎地要去走一遭！”宋江那里别拗得住，晁盖引兵渡水去了。宋江悒悒（yì yàng，郁闷不乐）不已。回到山寨，再叫戴宗下山，去探听消息。

且说晁盖领着五千人马，二十个头领，来到曾头市相近，对面下了寨栅。次日，先引众头领，上马去看曾头市。众多好汉立马看时，果然这曾头市是个险隘去处，但见：

周回一遭野水，四围三面高冈，堑边河港似蛇盘，濠下柳林如雨密。凭高远望，绿阴浓不见人家；附近潜窥（qián kuī，窥探），青影乱深藏寨栅。村中壮汉，出来的勇似金刚；田野小儿，生下地便如鬼子。果然是铁壁铜墙，端的尽人强马壮。

晁盖与众头领正看之间，只见柳林中飞出一彪人马来，约有七八百人；当先一个好汉，戴熟铜盔，

披连环甲，使一条点钢枪，骑着匹冲阵马，乃是曾家第四子曾魁，高声喝道：“你等是梁山泊反国草寇，我正要来拿你解官请赏，原来天赐其便！还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晁盖大怒，回头一观，早有一将出马，去战曾魁。那人是梁山初结义的好汉豹子头林冲。两个交马，斗了二十余合，不分胜败。曾魁斗到二十合之后，料道（估计到）斗林冲不过，掣枪回马，便往柳林中走，林冲勒住马不赶。晁盖领转军马回寨，商议打曾头市之策。林冲道：“来日直去市口搦战，就看虚实如何，再作商议。”次日平明，引领五千人马，向曾头市口平川旷野之地，列成阵势，擂鼓呐喊。曾头市上炮声响处，大队人马出来，一字儿摆着七个好汉：中间便是都教师史文恭；上首副教师苏定；下首便是曾家长子曾涂；左边曾密、曾魁；右边曾升、曾索；都是全身披挂。教师史文恭弯弓插箭，坐下那匹却是千里玉狮子马，手里使一枝方天画戟。三通鼓罢，只见曾家阵里推出数辆陷车，放在阵前，曾涂指着对阵骂道：“反国草贼，见俺陷车么？我曾家府里杀你死的，不算好汉！我一个个直要捉你活的，装载陷车里，解上东京，碎尸万段。你们趁早纳降，再有商议。”晁盖听了大怒，挺枪出马，直奔曾涂。众将怕晁盖有失，一发掩杀过去，两军混战。曾家军马，一步步退入村里。林冲、呼延灼紧护定晁盖，东西赶杀。林冲见路途不好，急退回来收兵。看得两边各皆折了些人马。晁盖回到寨中，心中甚忧。众将劝道：“哥哥且宽心，休得愁闷，有伤贵体。往常宋公明哥哥出军，亦曾失利，好歹得胜回寨，今日混战，各折了些军马，又不曾输了与他，何须忧闷？”晁盖只是郁郁不乐。在寨内一连三日，每日搦战，曾头市上并不曾见一个。

第四日，忽有两个和尚直到晁盖寨里来投拜（投见叩拜），军人引到中军帐前，两个和尚跪下告道：“小僧是曾头市上东边法华寺里监寺僧人，今被曾家五虎不时常来本寺作践罗唆，索要金银财帛，无所不为。小僧已知他的备细出没去处，特地前来拜请头领人去劫寨，剿除了他时，当坊（本地）有幸。”晁盖见说大喜，便请两个和尚坐了，置酒相待。林冲谏道：“哥哥休得听信，其中莫非有诈。”和尚道：“小僧是个出家人，怎敢妄语？久闻梁山泊行仁义之道，所过之处，并不扰民，因此特来拜投，如何故来掇赚（chuō zhuàn，诓骗）将军？况兼曾家未必赢得头领大军，何故相疑？”晁盖道：“兄弟休生疑心，误了大事。今晚我自去走一遭。”林冲道：“哥哥休去，我等分一半人马去劫寨，哥哥在外面接应。”晁盖道：“我不自去，谁肯向前？你可留一半军马在外接应。”林冲道：“哥哥带谁人去？”晁盖道：“点十个头领，分二千五百人马入去。”十个头领是：刘唐、阮小二、呼延灼、阮小五、欧鹏、阮小七、燕顺、杜迁、宋万、白胜。当晚造饭吃了，马摘銮铃，军士衔枚（士卒口含物以防止喧哗），黑夜疾走，悄悄地跟了两个和尚，直奔法华寺内，看时，是一个古寺。晁盖下马，入到寺内，见没僧众，问那两个和尚道：“怎地这个大寺院，没一个僧众？”和尚道：“便是曾家畜生薺恼，不得已各自归俗去了；只有长老并几个侍者，自在塔院里居住。头领暂且屯住了人马，等更深些，小僧直引到那厮寨里。”晁盖道：“他的寨在那里？”和尚道：“他有四个寨栅，只是北寨里，便是曾家弟兄屯军之处。若只打得那个寨子时，别的都不打紧。这三个寨便罢了。”晁盖道：“那个时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气，且待三更时分，他无准备。”初时听得曾头市上，整整齐齐打更鼓响。又听了半个更次，绝不闻更点之声。和尚道：“军人想是已睡了，如今可去。”和尚当先引路。晁盖带同诸将上马，领兵离了法华寺，跟着和尚。

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处不见了两个僧人，前军不敢行动。看四边路杂难行，又不见有人家。军士却慌起来，报与晁盖知道。呼延灼便叫急回旧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见四下里金鼓齐鸣，喊声震地，

一望都是火把。晁盖众将引军夺路而走，才转得两个弯，撞出一彪军马，当头乱箭射将来，不期一箭，正中晁盖脸上，倒撞下马来，却得呼延灼、燕顺两骑马，死并将去，背后刘唐、白胜，救得晁盖上马，杀出村中来。村口林冲等，引军接应，刚才敌得住。两军混战，直杀到天明，各自归寨。林冲回来点军时，三阮、宋万、杜迁，水里逃得性命；带入去二千五百人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跟着欧鹏，都回到帐中。众头领且来看晁盖时，那枝箭正射在面颊上；急拔得箭出，血晕倒了。看那箭时，上有史文恭字，林冲叫取金枪药敷贴上，原来却是一枝药箭。晁盖中了箭毒，已自言语不得。林冲叫扶上车子，便差三阮、杜迁、宋万先送回山寨。其余十五个头领，在寨中商议：“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来，不想遭这一场，正应了风折认旗之兆；我等只可收兵回去，这曾头市急切不能取得。”呼延灼道：“须等宋公明哥哥将令来，方可回军。”当日众头领闷闷不已，众军亦无恋战之心，人人都有还山之意。

当晚二更时分，天色微明，十五个头领，都在寨中纳闷，正是：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喻没有领头人无法行动），嗟咨（jiē zī，慨叹）叹惜，进退无措。忽听得伏路小校，慌急来报：“前面四五百路军马来杀，火把不计其数。”林冲听了，一齐上马。三面山字火把齐明，照见如同白日，四下里呐喊到寨前。林冲领了众头领，不去抵敌，拔寨都起，回马便走。曾家军马，背后卷杀将来，两军且战且走。走过了五六十里，方才得脱。计点人兵，又折了五七百人。大败亏输，急取旧路，望梁山泊回来。退到半路，正迎着戴宗

传下军令，教众头领引军且回山寨，别作良策。众将得令，引军回到水泊寨上山，都来看视晁头领时，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饮食不进，浑身虚肿。宋江等守定在床前啼哭，亲手敷贴药饵，灌下汤散（中药）。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

当日夜至三更，晁盖身体沉重，转头看着宋江嘱咐道：“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言罢，便瞑（míng）目（闭眼）而死。宋江见晁盖死了，比似丧考妣（死父母。妣，bǐ）一般，哭得发昏。众头领扶策（搀扶）宋江出来主事。吴用、公孙胜劝道：“哥哥且省烦恼，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伤？且请理会大事。”宋江哭罢，便教把香汤沐浴了尸首，装殓衣服巾帨，停在聚义厅上。众头领都来举哀祭祀。一面合造内棺外椁，选了吉时，盛放



在正厅上，建起灵帏（líng wéi，用帷幕搭成的灵堂），中间设个神主（死者的牌位），上写道：“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头领，自宋公明以下，都带重孝；小头目并众小喽罗，亦带孝头巾。把那枝誓箭，就供养在灵前。寨内扬起长幡，请附近寺院僧众上山做功德，追荐（诵经礼忏，超度死者）晁天王。宋江每日领众举哀，无心管理山寨事务。林冲与公孙胜、吴用，并众头领商议，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诸人拱听（恭听）号令。

次日清晨，香花灯烛，林冲为首，与众等请出宋公明在聚义厅上坐定。吴用、林冲开话道：“哥哥听禀：‘国一日不可无君，家一日不可无主。’晁头领是归天去了；山寨中事业，岂可无主？四海之内，皆闻哥哥大名，来日吉日良辰，请哥哥为山寨之主，诸人拱听号令。”宋江道：“晁天王临死时嘱咐：‘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为梁山泊主。’此话众头领皆知。今骨肉未寒，岂可忘了？又不曾报得仇，雪得恨，如何便居得此位？”吴学究又劝道：“晁天王虽是如此说，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若哥哥不坐时，谁人敢当此位？寨中人马如何管领？然虽遗言如此，哥哥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别有计较。”宋江道：“军师言之极当。今日小可权当此位，待日后报仇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须当此位。”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宋江喝道：“这黑厮又来胡说！再休如此乱言，先割了你这厮舌头！”李逵道：“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长，请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头！”吴学究道：“这厮不识尊卑的人，兄长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且请哥哥主张大事。”

宋江焚香已罢，权居主位，坐了第一把椅子。上首军师吴用，下首公孙胜；左一带林冲为头，右一带呼延灼居长。众人参拜了，两边坐下。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为股肱（gǔ gōng，左右辅助得力的人），一同替天行道。如今山寨，人马数多，非比往日，可请众兄弟分做六寨驻扎。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前后左右立四个旱寨，后山两个小寨，前山三座关隘，山下一个水寨，两滩两个小寨，今日各请弟兄分投去管。忠义堂上，是我权居尊位。第二位军师吴学究，第三位法师公孙胜，第四位花荣，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吕方，第七位郭盛；左军寨内：第一位林冲，第二位刘唐，第三位史进，第四位杨雄，第五位石秀，第六位杜迁，第七位宋万；右军寨内：第一位呼延灼，第二位朱仝，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李逵，第六位欧鹏，第七位穆春；前军寨内：第一位李应，第二位徐宁，第三位鲁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杨志，第六位马麟，第七位施恩；后军寨内：第一位柴进，第二位孙立，第三位黄信，第四位韩滔，第五位彭玘，第六位邓飞，第七位薛永；水军寨内：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张横，第六位张顺，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六寨计四十三员头领。山前第一关，令雷横、樊瑞守把；第二关，令解珍、解宝守把；第三关，令项充、李衮守把。金沙滩小寨内，令燕顺、郑天寿、孔明、孔亮四个守把；鸭嘴滩小寨内，令李忠、周通、邹渊、邹润四个守把。山后两个小寨：左一个旱寨内，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个旱寨内，令朱武、陈达、杨春六人守把。忠义堂内，左一带房中，掌文卷，萧让；掌赏罚，裴宣；掌印信，金大坚；掌算钱粮，蒋敬。右一带房中，管炮，凌振；管造船，孟康；管造衣甲，侯健；管筑城垣，陶宗旺。忠义堂后两厢房中管事人员：监造房屋，李云；铁匠总管，汤隆；监造酒醋，朱富；监备筵宴，宋清；掌管什物，杜兴，白胜。山下四路作眼（做眼线）酒店，原拨定朱贵、乐和、时迁、李立、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已自定数。管北地收买马匹，杨林、石勇、段景住。分拨已定，各自遵守，毋得违犯。”梁山泊水寨内，

大小头领，自从宋公明为寨主，尽皆欢喜，拱听约束（法令）。一日，宋江聚众商议，欲要与晁盖报仇，兴兵去打曾头市。军师吴用谏道：“哥哥，庶民（百姓）居丧，尚且不可轻动，哥哥兴师，且待百日之后，方可举兵。”宋江依吴学究之言，守住山寨，每日修设好事，只做功果（念佛、诵经），追荐（超度）晁盖。

一日，请到一僧，法名大圆，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龙华寺僧人，只为游方来到济宁，经过梁山泊，就请在寨内做道场。因吃斋之次，闲话间，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物，那大圆和尚说道：“头领如何不闻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吴用听了，猛然省起，说道：“你看我们未老，却恁地忘事！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吴用笑道：“哥哥何故自丧志气？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难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如何能勾得他来落草？”吴学究道：“吴用也在心多时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略施小计，便教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称足下为‘智多星’，端的名不虚传！敢问军师用甚计策，赚得本人上山？”吴用不慌不忙，叠两个指头，说出这段计来。有分教，卢俊义撇却锦簇珠围（优裕生活），来试龙潭虎穴。正是只为一归水浒，致令百姓受兵戈。毕竟吴学究怎地赚卢俊义上山，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话说这龙华寺僧人，说出三绝玉麒麟卢俊义名字与宋江，吴用道：“小生凭三寸不烂之舌，直往北京说卢俊义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来，只是少一个粗心大胆的伴当，和我同去。”说犹未了，只见黑旋风李逵高声叫道：“军师哥哥，小弟与你走一遭。”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风放火，下风杀人，打家劫舍，冲州撞府，合用着你。这是做细作的勾当，你性子又不好，去不得。”李逵道：“你们都道我生的丑，嫌我，不要我去。”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极多，倘或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逵叫道：“不妨。我定要去走一遭。”吴用道：“你若依得我三件事，便带你去；若依不得，只在寨中坐地。”李逵道：“莫说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吴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断了酒，回来你却开；第二件，于路上做道童打扮，随着我，我但叫你，不要违拗（wéi ào，不依从）；第三件最难，你从明日为始，并不要说话，只做哑子一般。依得这三件，便带你去。”李逵道：“不吃酒，做道童，却依得；闭着这个嘴不说话，却是憋杀我！”吴用道：“你若开口，便惹出事来。”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里衔着一文铜钱便了！”宋江道：“兄弟，你坚执要去，若有疏失，休要怨我。”李逵道：“不妨，不妨。我这两把板斧拿了去，少也砍他娘千百个鸟头才罢。”众头领都笑，那里劝得住。当日忠义堂上做筵席送路。至晚，各自去歇息。次日清早，吴用收拾了一包行李，教李逵打扮做道童，挑担下山。宋江与众头领都在金沙滩送行，再三吩咐吴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过失）。吴用、李逵，别了众人下山，宋江等回寨。

且说吴用、李逵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程，每日天晚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于路上，吴用被李逵呕（ōu，使人生气）得苦。行了几日，赶到北京城外店肆里歇下。当晚李逵去厨下做饭，一拳打得店小二吐血。小二哥来房里告诉吴用道：“你家哑道童忒狠：小人烧火迟了些，就打得小人吐血。”吴用慌忙与他陪话，把十数贯钱与他将息，自埋怨李逵，不在话下。过了一夜，次日天明，起来安排些饭食吃了。吴用唤李逵入房中吩咐道：“你这厮苦死要来，一路上呕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要处，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不敢，不敢。”吴用道：“我再和你打个暗号：若是我把头来摇时，你便不可动弹。”李逵应承（答应）了。

两个就店里打扮入城：吴用戴一顶乌绉（zhòu）纱抹眉头巾，穿一领皂沿边白绢道服，系一条杂彩吕公绦（丝织带子），着一双方头青布履，手里拿一副赛黄金熟铜铃杵（chǔ）。李逵钹几根蓬松黄发，绾两枚浑骨丫髻（jì，头上两边分梳的小圆髻），黑虎躯穿一领粗布短褐袍，飞熊腰勒一条杂色短须绦，穿一双蹬山透土靴，担一条过头木拐棒，挑着个纸招儿，上写着：“讲命谈天，卦金一两”。吴用、李逵两个打扮了，锁上房门，离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门来。行无一里，却早望见城门，端的好个北京！但见：

城高地险，堑阔濠深。一周回鹿角（阻止敌人行进的防御设施）交加，四下里排叉密布。鼓楼雄壮，缤纷杂彩旗幡；堞（dié）道（城墙上的通道）坦平，簇摆刀枪剑戟。钱粮浩大，人物繁华。东西院鼓乐喧天，南北店货财满地。千员猛将统层城，百万黎民居上国。

此时天下各处盗贼生发，各州府县俱有军马守把。惟此北京，是河北第一个去处；更兼又是梁中书统领大军镇守，如何不摆得整齐？

且说吴用、李逵两个，摇摇摆摆，却好来到城门下，守门的约有四五十军士，簇捧（护拥）着一个把门的官人坐在那里坐定。吴用向前施礼，军士问道：“秀才那里来？”吴用答道：“小生姓张，名用。这个道童姓李。江湖上卖卦（占卜）营生，今来大郡，与人讲命。”身边取出假文引（通行证），教军士看了。众人道：“这个道童的鸟眼，恰像贼一般看人！”李逵听得，正待要发作，吴用慌忙把头来摇，李逵便低了头。吴用向前与把门军士陪话道：“小生一言难尽！这个道童，又聋又哑，只有一分蛮气力；却是家生的孩儿（奴婢生的子女），没奈何带他出来。这厮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辞了便行。李逵跟在背后，脚高步低，望市心里来。吴用手巾摇着铃杵，口里念四句口号道：“甘罗发早子牙迟，彭祖颜回寿不齐，范丹贫穷石崇富，八字生来各有时。”吴用又道：“乃时也，运也，命也。知生，知死，知贵，知贱。若要问前程，先赐银一两。”说罢，又摇铃杵。北京城内小儿约有五六十个，跟着看了笑。却好转到了卢员外解库（当铺）门首，自歌自笑，去了复又回来，小儿们哄动。

卢员外正在解库厅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只听得街上喧哄，唤当直的问道：“如何街上热闹？”当直的报复：“员外，端的好笑！街上一个别处来的算命先生，在街上卖卦，要银一两算一命，谁人舍得。后头一个跟的道童，且是生得渗漉，走又走得没样范（行为粗鲁），小的们跟定了笑。”卢俊义道：“既出大言，必有广学。当直的，与我请他来。”当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员外有请。”吴用道：“是何人请我？”当直的道：“卢员外相请。”吴用便与道童跟着转来，揭起帘子，人到厅前，教李逵只在鹅项椅上坐定等候。吴用转过前来，见卢员外时，那人生的如何，有满庭芳词为证：

目炯双瞳（两眼炯炯有神），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威风凛凛，仪表似天神。惯使一条棍棒，护身龙绝技无伦。京城内家传清白，积祖富豪门。杀场临敌处，冲开万马，扫退千军。更忠肝贯日，壮气凌云。慷慨疏财仗义，论英名播满乾坤。卢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

当时吴用向前施礼，卢俊义欠身答礼问道：“先生贵乡何处？尊姓高名？”吴用答道：“小生姓张，名用，自号谈天口。祖贯山东人氏，能算皇极先天数，知人生死贵贱。卦金白银一两，方才算命。”卢俊义请入后堂小阁儿里，分宾坐定。茶汤已罢，叫当直的取过白银一两，奉作命金，“烦先生看贱造（自己的生辰八字）则个。”吴用道：“请贵庚月日下算。”卢俊义道：“先生，君子问灾不问福，不必道在下豪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人的行止）则个。在下今年三十二岁，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吴用取出一把铁算子来，排在桌上，算了一回，拿起算子桌上一拍，大叫一声“怪哉！”卢俊义失惊问道：“贱造（自己的生辰八字）主何吉凶？”吴用道：“员外若不见怪，当以直言。”卢俊义道：“正要先生与迷人指路，但说不妨。”吴用道：“员外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迷信中认为即将发生的伤亡灾难）；家私不能保守，死于刀剑之下。”卢俊义笑道：“先生差矣。卢某生于北京，长在豪富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义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灾？”吴用改容变色，急取原银付还，起身便走，嗟叹而言：“天

下原来都要人阿谀谄佞（chǎn nìng，向人阿谀献媚，编造他人坏话）！罢，罢！分明指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小生告退。”卢俊义道：“先生息怒。前言特地戏耳，愿听指教。”吴用道：“小生直言，切勿见怪！”卢俊义道：“在下专听，愿勿隐匿。”吴用道：“员外贵造，一向都行好运；但今年时犯岁君（值岁的神名），正交恶限（运气不佳时期）；目今百日之内，尸首异处。此乃生来分定，不可逃也。”卢俊义道：“可以回避否？”吴用再把铁算子搭了一回，便回员外道：“只除非去东南方巽（xùn，按八卦排列，巽是东南）地上，一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虽有些惊恐，却不伤大体。”卢俊义道：“若是免得此难，当以厚报。”吴用道：“命中有四句卦歌，小生说与员外，写于壁上；日后应验，方知小生灵处。”卢俊义叫取笔砚来，便



去白粉壁上写。吴用口歌四句：“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凶。”当时卢俊义写罢，吴用收拾起算子，作揖便行。卢俊义留道：“先生少坐，过午了去。”吴用答道：“多蒙员外厚意，误了小生卖卦，改日再来拜会。”抽身便起。卢俊义送到门首，李逵拿了拐棒，走出门外。吴学究别了卢俊义，引了李逵，径出城来；回到店中，算还房宿饭钱，收拾行李包裹。李逵挑出卦牌，出离店肆，对李逵说道：“大事了也！我们星夜赶回山寨，安排圈套，准备机关，迎接卢俊义，他早晚便来也！”

且不说吴用、李逵还寨，却说卢俊义自从算卦之后，寸心如割，坐立不安，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听了这算命的话，一日耐不得，便叫当直的，去唤众主管商议事务。少刻都到，那一个为头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这李固原是东京人，因来北京投奔相识不着，冻倒在卢员外门前。卢俊义救了他性命，养在家中；因见他勤谨，写的算的，教他管顾家间事务。五年之内，直抬举他做了都管；一应里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个行财管干，一家内都称他做李都管。当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随李固来堂前声喏。

卢员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见我那一个人？”说犹未了，阶前走过一人来，但见：

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纪，三牙掩口细髯，十分腰细膀阔。戴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穿一领银丝纱团领白衫，系一条蜘蛛斑红线压腰，着一双土黄皮油膀夹靴。脑后一对挨兽金环，护项一枚香罗手帕，腰间斜插名人扇，鬓畔常簪（zān，插在头发上）四季花。

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双亡，卢员外家中养的他大。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不则（不只）一身好花绣，更兼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一种文字游戏），顶真续麻（另一种文字游戏），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的诸路乡谈（方言土语），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的：拿着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射猎飞禽），并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指小的鸟雀）。若赛锦标社（比赛射箭的组织），那里利物（奖品），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单讳个青字。北京城里人口顺，都叫他做浪子燕青。曾有一篇沁园春词单道着燕青的好处，但见：

唇若涂朱（红色），睛如点漆（黑色），面似堆琼（美玉）。有出人英武，凌云志气，资禀聪明。仪表天然磊落，梁山上端的驰名。伊州古调，唱出绕梁（歌声优美）声，果然是艺苑专精，风月丛中第一名。听鼓板喧云，笙声嘹亮，畅叙幽情。棍棒参差，揎（xuān，卷起裙子）拳飞脚，四百军州到处惊。人都羡英雄领袖，浪子燕青。

原来这燕青是卢俊义家心腹人，也上厅声喏了，做两行立住：李固立在左边，燕青立在右边。

卢俊义开言道：“我夜来算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灾，只除非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我想东南方有个去处，是泰安州，那里有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厄。我一者去那里烧炷香，消灾灭罪；二者躲过这场灾晦；三者做些买卖，观看外方景致。李固，你与我觅十辆太平车子，装十辆山东货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排行第一的年轻男子）看管家里，库房钥匙只今日便与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内，便要起身。”李固道：“主人误矣。常言道：‘卖